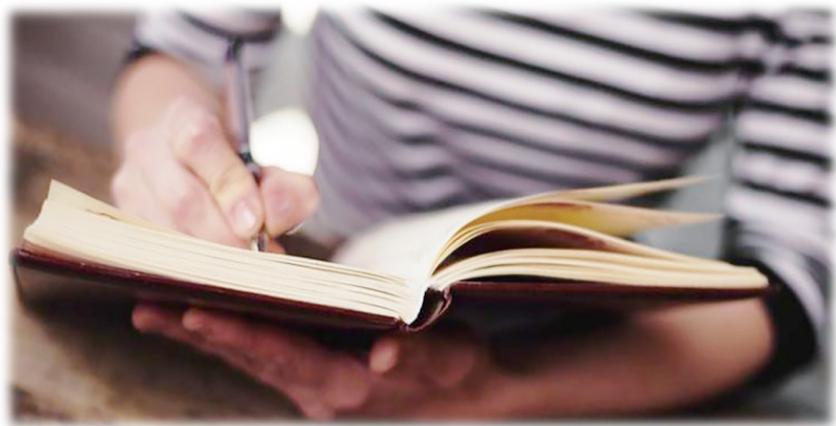


闻云野鹤

笔耕者言

●李元岁



图片来源：IC photo

笔耕,360国学词条解释为:旧指依靠抄写或写文章等手段谋生;现泛指勤奋写作。“笔耕”再后缀“不辍”二字,便为成语,意为:坚持写作,从不因为任何外在原因而停止;比喻长期不放弃地从事文学创作。

我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“码字为生”。这网名,我觉得取得不咋地,有自夸、卖弄之嫌。但也懒得改了,随它去吧!其实,我自己也心知肚明,就我这水平,靠码字,是为不了生的;为生,还得靠国家,靠自己的养老金。

以前码字是挺辛苦的,先打腹稿,后打草稿,再誊抄(誊抄时在稿纸间衬一张复写纸,一式两份,为留存一份底稿),最后装信封、贴邮票……而寄出后再收到的每每都是原封不动的退稿,里面夹带寥寥几字的退稿信,或干脆就是泥牛入海。后来,有了电脑,这码字就比原先省事多了。敲打键盘,写好了,只要有报社、杂志社的邮箱,点击一下“发送”,便得了。

我用过3个邮箱。先用的是新浪邮箱,用了几年后因忘记密码打不开了,就改用163邮箱。用了几年,同样是因为忘记密码打不开了。最后就用了qq邮箱(从2015年用到现在)。前日,打开qq邮箱无意间发现,我这个qq邮箱“已发送”的稿件为19789封。哟呵,连我自己都惊呆了!不到8年时间发出去这么多?我用手机计算器作了一个运算:19789除以8,再除以365,等于6.78。这就意味着我每天都要往出发发送6份多稿件。加上新浪邮箱、163邮箱那十几年发出去的,估计有4万余封了!而发表率呢?羞于启齿,就不在这里言明了。不过,付出了,总还是有收获、有回报的。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我共发表中篇小说8部,短篇小说40余篇,小小说200余篇,散文、杂文100余

篇。我把这些发表的文章敲打键盘分类(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小小说、散文)存进了电脑里(又备份在了u盘里)。早有出4本集子的念想,无奈,苦于松鼠下山——前(钱)短,终未如愿。

人这物种,说来也怪,一旦有一件自己所钟爱的事情,就撂不下、释不了手了。我曾把“文学”比作是自己的“情人”。这个比喻不是那么恰当、贴切,但事实上即如此——一旦染指,真是欲罢不能!这些年来,我养成了习惯,每天一大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电脑,有可写的就坐下来敲打键盘;没可写的,就在网页查找那些大家们写的作品来看。

我很羡慕、钦佩、崇拜陕西作家贾平凹、山西作家王祥夫、四川作家阿来等等这些大家们,也很羡慕、钦佩、崇拜山东一个叫路来森的作家。路来森远不比贾平凹、王祥夫、阿来这些大家有名气。我是在网上“认识”路来森的,经常能够看到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。他有写日记的习惯,从周一写到周日,坚持每天都写,把每周写下的日记在周一一起发在他的博客里,取名“秋水斋日记”(估计他的书房就叫秋水斋)。从他的“秋水斋日记”里,我晓得他是一位中学教师,去年退休了。他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,笔耕不辍。从他的日记里,我也看得出,他每天都坚持散步、晨练;也是嗜书如命之人,每天都在坚持看书、写作;同时也是嗜酒如命之人,隔天就邀友或独饮半斤六两……我亦嗜酒,嗜酒无目的,完全属于成瘾而贪杯,不知路老弟嗜酒可有李太白之遗风?

我亦笔耕不辍,总觉得组织上把我安排到文联工作,不写点东西就对不起文联这个称号了!

拉拉杂杂写就《笔耕者言》,权当言之由衷、由衷之言吧!

芽春天

●赵自力

芽谷,对于老家的乡亲们来说,再熟悉不过。老家的稻米,喂养我们长大。所以,我们对稻米一直满怀深情。每到春天,便想起那一片承载全家一年希望的秧田来。

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”,这时也是选稻种芽谷的黄金时间。每年这个时候,家家户户上街买稻种,要不了多少,几袋就行,但因为关系到一年的口粮,乡亲们都不敢大意,往往要精挑细选一番。那时候,我们在放学路上常常看到大人们提着稻种回家。用尼龙袋装好,小心地提着,就像我们怀里小心揣着蚕宝宝一样。再大点儿时,我学到《梁生宝买稻种》的课文,一下引起了共鸣,觉得格外感动,久久难忘。

稻种买回来,芽谷成了最“硬核”的技术。尽管大多数人都会芽谷,但效果不一,一旦没芽好自然心痛。父亲读过书,加上肯动脑筋,心也细,在芽谷这方面非常在行,在乡亲们心中是公认的能人。在我们印象中,父亲的谷种总是芽得最好的,每年找父亲芽谷的乡亲非常多。

“芽谷无非熟能生巧罢了,日积月累就是经

验。”父亲解释着说,“芽谷要把温度和水分掌握好,多留心,多观察,一般就没多大问题。”其实,父亲说起来轻松,真正要芽谷了,他还是非常慎重的,甚至带着一种仪式感。父亲说:“谷种比较贵,没芽好又得重新买,浪费了非常可惜。”所以,每一袋谷种,父亲总要细细揣摩,看看说明书,等到合适的温度再开始芽。谷种浸在水里,父亲还要常常去观察,听听天气预报,如果气温变化大,父亲还要做好谷种的保温。父亲芽谷种,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细心,难怪他芽的谷种都那么好。

后来,村里种田的慢慢少了,找父亲芽谷的越来越少。但父亲依然要种几亩田,每年春季依然要芽几袋谷种,他说不种几亩水稻,心里不踏实。

再后来,村里成立了合作社,流转了田地,种起了大片的水稻,还把父亲请去专门芽谷。这下父亲高兴了,他的一技之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,每年春天,谷种一芽就是几百斤。

每年清明前后,父亲就在老家忙着芽谷种,一芽就是十天半月。我们总开玩笑说,父亲在芽一个春天。

春眠

●管淑平

俗语讲:“春困秋乏夏打盹,睡不醒的冬三月。”一年四季,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几乎都被睡眠占据着。这睡眠,有时像是一种债,不得不还,若是因工作或者学习熬了一宿,翌日定是昏昏沉沉、头昏脑胀。因此,适时的睡眠尤为必要。

四季中,我觉得春眠最为独特。春眠,既不必像冬天因为苦寒而把自己全身上下裹得像一个笨笨的大粽子,蜷缩在被窝里,像是蚕宝一样待在茧里无法动弹;也不用像苦夏那般经受着暑热的烘烤、焖蒸,又要面临着蝉鸣聒噪,总是睡不好;它和秋天的困乏也颇为不同,秋,主静、收敛,一切都在努力地收引,树木飘零,动物冬眠,时有冷雨萧瑟,小睡时,若不注意身体,定然连续几日被感冒萦绕。

春眠,像是一次惬意的旅行。在花香、草绿、水软、鸟鸣中,你轻轻地关好门窗,静静地闲躺床榻,慢慢地闭上眼睛。不知不觉,就进入了梦乡。“花落家童未扫,莺啼山客犹眠。”门外是山花烂漫,草长莺飞,而你在屋内酣然正香。暖阳,和煦,温而不燥;清风,微凉,舒缓宜人。在花团锦簇中,在绿草茵茵的点缀下,在云卷云舒的飘散变幻里,大梦一场,抵得半生闲暇。

若有小雨霏霏,疏风环绕,又是一番闲逸。春雨之音,如动人琴弦,轻轻弹奏,丝丝撩拨,淅淅沥沥,滴滴答答。我想,春雨一定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,音韵、音律、填词、谱曲,全然不在话下,它袖手一挥,这边是曼托瓦尼的细细弹奏,那边是贝多芬的交响合唱。宅在房间,被褥轻搭,听着雨滴,像是听着一首缓慢悠长的助眠曲,怎一个舒坦了得!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其实,抛却外在的种种枷锁与束缚,做个普普通通的卖花郎也挺好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人来人往,都是风景。

更为浪漫的,就是唤醒你的并不是机械的闹钟,而是清脆的莺歌燕啼。“叽叽喳喳……叽叽喳喳……”像是永远都说不完、听不腻的情话。鸟儿们清脆的啾鸣,婉转悠扬,在离你不远的卧室外的屋檐下,或者一棵树上,轻声小诉。直到你睁开惺忪睡眼,它们这才停下,在外面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,如初生婴孩,对一切充满了好奇。在这种环境中,也就不难理解孟浩然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的情懒、闲适和春天的温柔了。

在生活节奏匆匆的现代社会,惬意的春眠似乎不易得,那么,就请允许自己一段小睡的光阴吧,工作之余,即便是趴在办公桌上打盹几分钟,也能舒缓紧绷的神经,收获片刻心灵的轻松与恬静。



图片来源：IC photo